

随笔

望月怀远

■陈艳芳

夜。皓月当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耳畔间萦绕的是古筝名曲《春江花月夜》,扣人心弦,挥之不去。想起唐代诗人张若虚和曲而作的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在星光灿烂的唐代诗坛“孤篇盖全唐”,被后世称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好曲,好诗!

月光亦如流水,今年已是我在纪检监察部门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回首过去,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还记得刚来时处理各项工作都不自信。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可是一到这儿,信访案件的接待工作就分给了我。有的人问他的案件立案没有,有的人问他的案件什么时候开庭,有的人问什么时候能收到判决,还有的问怎么申请执行,进行法律咨询的也不在少数。接这些电话再多也不要紧,我都会耐心解释,怕的是那些“满腹怨言”的当事人。我曾接过这样一个电话,对方一确认我的身份,便开始不停地问,每说几句,就要夹带“你们法官咋这么差劲”“你们当的是啥法官”这样的话,且始终不给我一句说话的机会。电话不能挂,我只能耐心听他说完。后来,他在对我连声责问后狠狠地挂了电话。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泪水早已在眼里打转。

现在接访工作对我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待他们的情况反映。待人诚恳热情,并对他们的案件和心情感同身受是我工作的法宝。

去年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吃过饭,我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也不想动。一上班就听说省法院要来检查工作,我们将所需要的材料整理并完善,整整忙了一个上午,太累了。在有些人眼里,纪检监察工作很适合女孩子,说实话,当初我进监察室时就是考虑到不那么忙,有时间可以照顾孩子。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事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更多时候是忙碌的,大量的日常工作过于琐碎。思绪纷飞时,困意袭来,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突然,电话响了,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急忙去接。举报电话,让它多想一声都是不应该的。看一眼号码,我顿觉无奈。果然,我只说了一句“您好”,对方那熟悉的、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又开始重复。

那是一个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几年前她同丈夫离婚,带着一个九岁的孩子。据她反映,她的案件申请执行后,执行庭的法官借口工作忙,一拖再拖。在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判决却拒不履行的情况下,法院也没有拘留过被执行人。他的前夫现在做生意,经济条件也可以,但她的孩子生活和学习都没有着落,母子二人要靠她打工、借钱生活,这让她很愤怒。

我第一次接到她的电话后,便向领导汇报,将她反映的情况转有关单位查办。可处理案件需要时间,她每天这样“穷追不舍”让我有点儿头疼。

她一直发牢骚,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我知道她是在发泄对执行人员的不满。直到她说“你们法院三年来都不给我执行”,我知道不能再让她啰嗦了,否则,这个月她的电话费要是打多了又该埋怨我了。

“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再给承办人一段时间,我会督促承办人尽快给你处理的!”经过我一番劝说,她的情绪慢慢平静,说孩子九月一号开学,她不想为了孩子上学再去借钱。如果案件再不执行,她就带着孩子上访。

我知道,她肯打这个举报电话,还是基于对纪检监察部门的信任,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她的案件终于在孩子开学之前执结。听了基层法院的汇报后,我心里也很轻松。不论如何,能让老百姓满意,我们的工作也算尽力了。

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感到肩上责任的沉重。

纪检监察工作倾注了我的心血和汗水,几年的历练,我逐渐走向成熟。心底无私天地宽。固守心灵深处对自己的这份承诺,面对工作从容、淡定,再苦再累我也不后悔。

诗歌

写给母亲的诗歌

■徐桂荣

那把剪刀

她从未再想起过它
自从它将脐带剪断,让她成为一个母亲
让她身上掉下来的那一团
热乎乎的肉,成为独立的个体
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十几年过去,她看见过无数把剪刀
也使用过无数次,但从未再想起它
即使此时想起,也是偶然中的偶然
只是一想起来,她就又感到尖锐的疼痛
并蓦然惊觉:那把剪刀
其实一直都在,一直游离于她和女儿之间
并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剪,剪,剪
那些维系她和女儿的千丝万缕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总共被剪断了多少,她无从知道
只知道,女儿越来越大
越来越独立,也离她越来越远
此时,她抚摸着这些莫须有的
疤痕一样的断切面,一遍遍地抚摸着
突然看见那把剪刀就在肘边
刃光诡异,而锋利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白得和外祖母的一模一样了
远看像一团雪,近看是满头亮晶晶的银针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接下来
就该我了吧。先是一点一点
再是一根一根,一缕一缕
直到将所有的色泽都还给流水
只留下白,驮在肩上

能活到头发全白多好啊
能活得像外祖母这样,像母亲这样
有这么大的村庄需要照看
有这么多的作物需要喂养
有这么多的子孙,放风筝一样
大的放出去,小的缠手上
盼着过节,盼着电话,盼着寒假和暑假
总有无穷无尽的盼头武装自己
打败一把把苦难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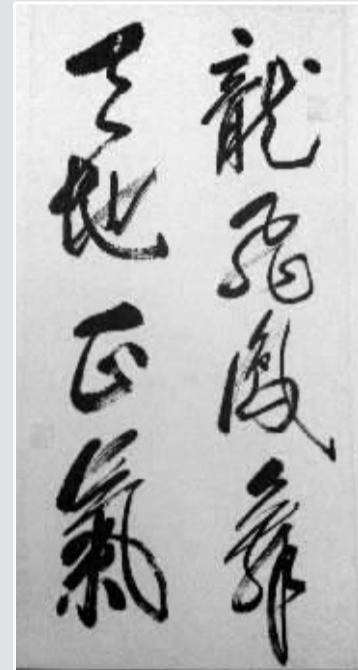
能活得像外祖母这样,像母亲这样
最终用自己简单纯粹的白
打败了世间所有的颜色,多好!

母亲除了槐花还有什么

每年槐花盛开的时候
母亲都会小心翼翼地
带着一大兜将开未开的槐花
从乡下赶来,分给我和妹妹
就像当年,她分奶水给我们
哺育我们长大一样
就像当年,她分积蓄给我们
帮我们成家立业一样
母亲年年佝偻着腰身
从很远的老家赶来
将她新摘的粘着露水的槐花
小心翼翼地送过来,分给我们
这是她最后的财富
最后的能抓在手里的白花花的碎银子
并且她知道,只要是她给的
就是我们喜爱的,盼望的
于城市的钢筋水泥间流浪的孩子
需要这最后的喂养

在澡堂

孩子也许太小了
听见水声就开始大哭
这时候,响起母亲哄她的歌声
什么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什么洪湖水,浪打浪
什么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年轻的母亲,唱得旁若无人
想起一首唱一首,一首接一首唱下去
年轻的母亲,一边唱一边给孩子擦洗
孩子安静下来,整个澡堂子安静下来
哗啦的水声成为优美的伴奏
热气缭绕间,一具具酮体
因完全赤裸相向而几近虚渺,恍惚
只有这歌声,清晰,真实,嘹亮
在这个寒冷的下午



郑培然 书法作品

散文

试飞员的妻子

■薛志毅

关中的夏天是火炉,尤其是三伏天,每天正午温度都在三十七八度,热得绿树都懒洋洋地卷起了叶子,门口的月季花也少了颜色。

阎卿才从试飞院科研所下班,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空调,站在空调的口上吹一阵凉风,才走向厨房。

做什么饭?这个二十六岁的少妇又发起愁来。偌大个家就三个人,可大的——丈夫去大漠机场飞科研了,小的只有四个月,还静静地躺在自己的肚子里,不知是男是女,这十来天才感知他或她的脾气,有时小腿一蹬,自己的肚皮就拱起个包。

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身处两千里外那个南方城市的母亲的声音:“卿儿,还是你一个吗,燕子还没回来?”她说:“妈妈,您别操心,燕子每天都来电话,现在工作正紧,他没法离开。但院里、团里都很关心我,几天就来问一次!”“傻女子吆,你可是娘的独生女,你肚里的孩儿是娘唯一的孙子,娘不操心,谁操心?你才出大学门两年多,什么都不懂,人生人,吓死人呀!”“妈,您别操心了,我会照顾自己!”

屋里静的,只有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卿换上睡衣,一个人走到卧室,对着穿衣镜看会儿自己,又躺在床上,想着自己,想着母亲刚才说的话,也想着丈夫燕子。刚才镜子里的自己变了,再也没有了做大学生时的艳丽,虽然个子还是那么高,但肚子骄傲起来了,当初被同学誉为“学校第一”的脸变黄了,而且还长了妊娠斑。

她记得到试飞院工作以后,在研究试飞课题时和燕子认识,潇洒的他就向自己射来丘比特的箭。美女爱英雄,在试飞院这块地方,试飞员是姑娘的最理想对象。试飞员是天之骄子,学历高,有知识,有素养,有志气。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作为来自西湖之畔某大学的校花,阎卿点了点头。

记得去年夏天一个晚上,飞机城公园里月光似银,熏风轻绕,在湖畔他们谈起了结婚。燕子严肃地说:“和我结婚,你就意味着要孤独。我一年有半年在外地试飞,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不能陪你。我虽然很爱你,但这一点必须向你说明。”她说:“我是学航空的,现在搞试飞,我懂。如果那天你为祖国飞出了新机种,就是我的骄傲!”

现在,这个孤独果然来了,是在自己

三月春光浓似酒

■王国全

楠溪漂游

水碧岩奇飞瀑雄,树古滩秀几牧童。
泛乘竹筏漂楠溪,吾在丹青画里行。

游西湖

柳浪闻莺翠鸟鸣,西湖湖畔漫步行。
踏上断桥觅素贞,方知许仙多痴情。

乌镇游

梦里水乡曲荡漾,游人如梭河巷旁。
古镇桥头多倩影,乌篷船上醉水乡。

诗歌